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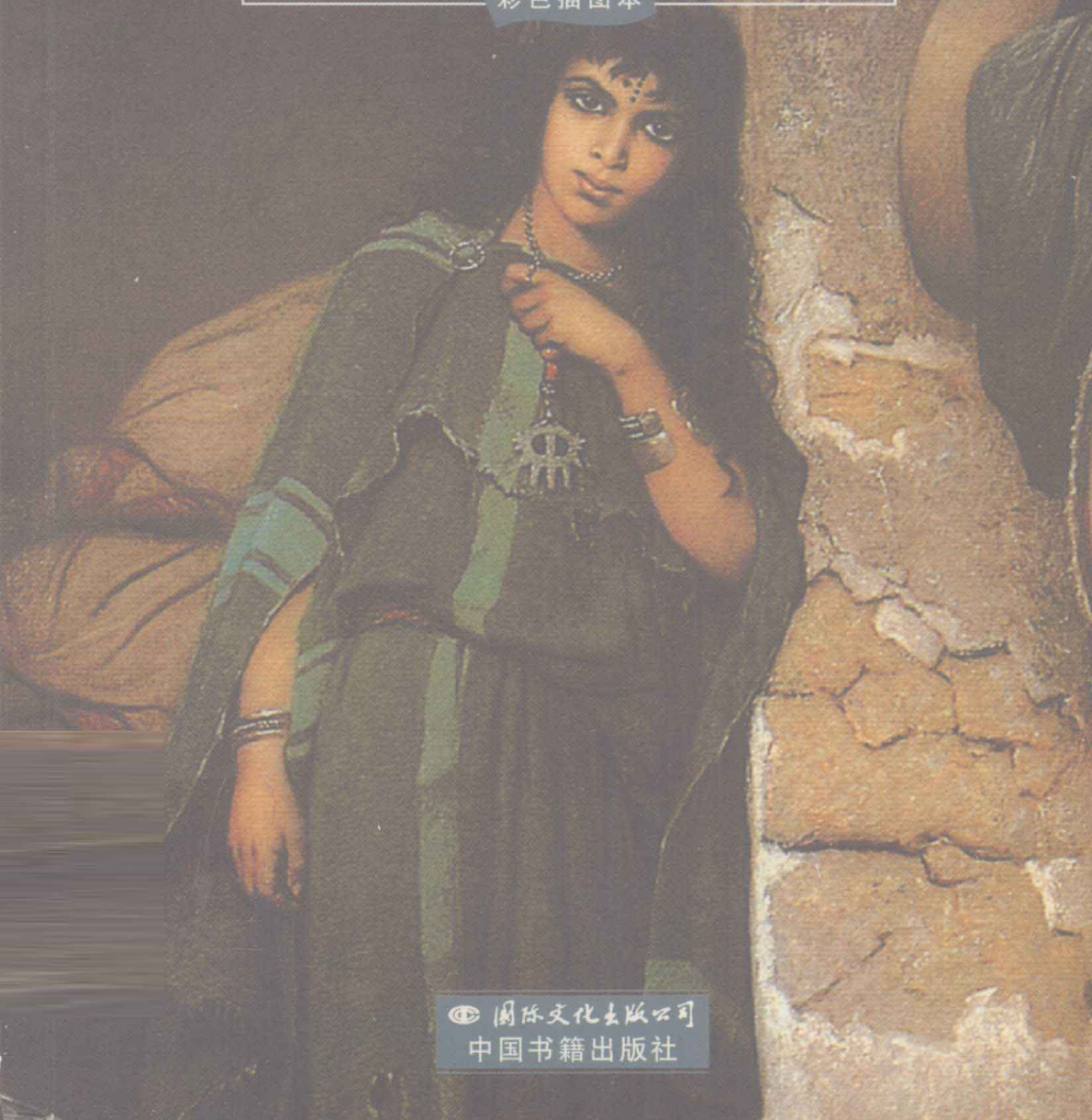
名家名译

卡门

CARMEN

【法】梅里美/著
李玉民/译

彩色插图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书籍出版社

名家名译

卡门

CARMEN

【法】梅里美/著

李玉民/译



彩色插图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门/[法]梅里美著;李玉民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5.12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
ISBN 7-80173-504-8
I. 卡… II. ①梅…②李…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3833 号

卡 门

作 者:[法]梅里美
译 者:李玉民
策划编辑:张福江
责任编辑:韦尔立
执行编委:马 跃 刘 琳 肖玲玲 陈荣赋
杨玉萍 段 冶 徐胜华 龚雪莲
封面设计:李庆伟
出 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中国书籍出版社
发 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11.5 印张 33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73-504-8/I · 068
定 价:13.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电 话:010-64271187 64279032

传 真:010-84257656

电子邮箱:icpc@95777.sina.net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译者简介

李玉民, 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 1964年作为新中国首批留法学生, 到法国勒恩大学进修两年。后进入教育界, 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教学之余, 从事法国纯文学翻译二十余年, 译著五十多种, 约有一千五百万字。主要译作: 小说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 巴尔扎克的《幽谷百合》, 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 莫泊桑的《一生》、《漂亮朋友》、《羊脂球》等; 戏剧有《缪塞戏剧选》、《加缪全集·戏剧卷》等; 诗歌有《艾吕雅诗选》、《阿波利奈尔诗选》等六种。此外, 编选并翻译《缪塞精选集》、《阿波利奈尔精选集》、《纪德精选集》; 主编《纪德文集》(五卷)、《法国大诗人传记丛书》(十卷)。

李玉民的译作中, 有半数作品是他首次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他主张文学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 译作应是给读者以文学享受的作品。李玉民“译文洒脱, 属于傅雷先生的那个传统”(柳鸣九语)。

名家名译·彩色插图本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编委会

主 编: 季羨林

副主编: 宋兆霖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叶廷芳	叶渭渠	李文俊	李玉民
刘文飞	吕同六	许渊冲	杨武能
罗新璋	林一安	柳鸣九	郭宏安
高中甫	高 莽	倪培耕	董衡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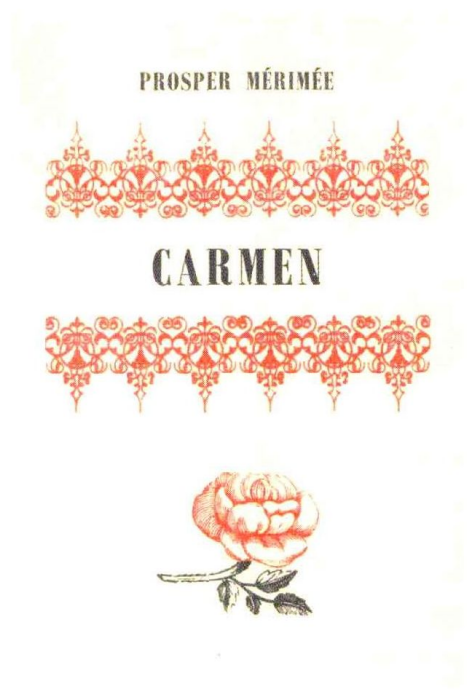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 韦尔立

封面设计 / 李庆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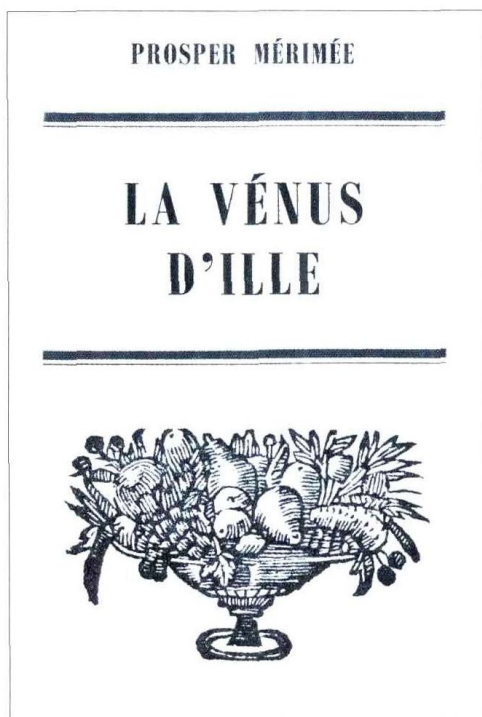
梅里美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中个性及写作风格都很独特的一位。他一生所写的小说篇数不足20篇，而且篇幅短小，但他却能跻身于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等文学巨匠的行列。梅里美喜欢选取与现代文明社会尽可能没有联系的题材，他笔下的人物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作品充满异国情调，故事情节惊悚曲折、扑朔迷离，具有一种似真似幻、若有若无的神秘气氛。这是梅里美创作的独到之处，也是他的作品深受人们青睐的原因。



法文版梅里美小说《卡门》封面



法文版梅里美小说《卡门》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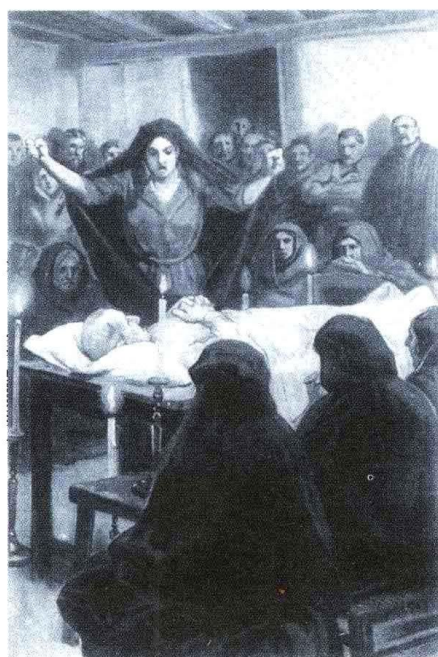


法文版梅里美小说《伊勒的维纳斯》扉页



法文版梅里美小说《马铁奥·法尔科恩》插图

左图反映的是绿林好汉马铁奥·法尔科恩发现儿子出卖了一位江湖人士，不顾妻子的苦苦哀求，将儿子带到荒野，毅然按江湖规矩处决了儿子。右图为马铁奥·法尔科恩画像。



法文版梅里美小说《高龙芭》中的两幅插图

左图反映的是高龙芭接受村中一位女子的邀请，在其亡夫的尸体旁高唱挽歌，音调凄婉，满座动容。右图反映的是高龙芭对朋友莉狄娅小姐的一支大口径曼顿步枪爱不释手，并挪为己用，用来打猎、防身。



法文版梅里美小说《卡门》插图：卡门为一群士兵献艺

俏皮活泼、狂野不驯的卡门不仅长相漂亮，而且能歌善舞。应一位上校的邀请，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卡门敲着手鼓，在一群青年士兵面前翩翩起舞，赢得阵阵喝彩声。

《卡门》是梅里美所有小说中最脍炙人口的小说之一。小说塑造了一个独立不羁、我行我素、珍视个性自由的野性女子卡门形象。小说一经发表，就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1875年，法国著名作曲家比才将《卡门》改编成歌剧，初演反响平平，但后来愈演愈红火，成为世界歌剧中的杰作。当时著名的演唱家加利-玛丽、赫克、史蒂文斯等人都亲自扮演过《卡门》的角色。后来，电影商们又将《卡门》搬上银幕，据不完全统计，1915—1984年，《卡门》先后18次被搬上银幕，其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



电影《卡门》剧照



歌剧《卡门》剧照

出版说明

为了给读者提供一套世界文学名著的理想读本,我们组织出版了这套名家名译彩色插图本《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该文库有以下三大特点:

一、名家名译

名家名译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指译者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翻译家;另一层指该译本是质量一流、影响很大、各界公认的优秀译本,代表了该名著在我国的翻译水平和译者的创作水平。我们试图通过这一努力,改变目前国内世界文学名著译本鱼龙混杂,甚或篡改抄袭,令读者良莠难辨、无所适从的现状。

二、图文并茂

每部名著都配以两类插图:一类是正文之前的彩色插图,大多是关于作者、作品和时代背景的珍贵图片;另一类是根据作品情节绘制的黑白插图。通过这些插图,不仅为读者营造出一个亲切轻松的阅读氛围,而且使读者全面、具象地理解世界文学名著的丰富内涵。

三、精编精释

编者在每部译著中系统加入主要人物表、作者年表等内容,配合译者精当的注释,帮助读者扫除阅读中的障碍和学习相关知识,使读者全面、深入、高效地阅读世界文学名著。

希望这套名家名译彩色插图本《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能成为广大读者相伴一生的良师益友。

边缘的神话

梅里美(1803—1870)的小说非常好看,一个半世纪流行至今,始终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吸引读者的一个突出特点,借用流行的字眼,就是富有“刺激性”。梅里美和雨果、巴尔扎克都是同时代人,当时在文坛上也是齐名的。从作品的数量和深度来看,如果把雨果、巴尔扎克的著作比作“大型超市”的话,那么,梅里美的小说就是“精品小屋”了。

梅里美仅以其《卡门》、《高龙芭》、《伊勒的维纳斯》等十余种中短篇小说,就跻身大家的行列,必然有他的独到之处。仅就《卡门》而言,1847年一发表,便成为经典之作;而经比才作曲的歌剧《卡门》,又成为西方歌剧经典中的经典,久演不衰,与小说并举双赢。

梅里美的小说篇幅不长,数量又不多,而且反映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也远远比不上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的作品,却能显示出永恒的艺术魅力,成为梅里美现象,这就值得仔细探究了。

我看梅里美小说所产生的印象,大抵可以借用《卡门》中这样一段话来描述:

“敲响晚祷钟的几分钟前,一大群妇女欢聚在高高的河堤脚下,没有一个男人敢混迹其中。晚祷钟声一敲响,即表明天黑了,等到钟敲最后一响,所有女人便脱光衣裙,进入水中。于是欢叫声、嬉笑声响成一片,真是沸反盈天。男人都站在堤岸上面,眼珠瞪得要冒出去,观赏那些浴女,但是却看不真切。然而,暗蓝色的河面上朦胧浮现的白色身影,足能引起有诗意的头脑浮想联翩,其实略微想象一下,也不难把那看成狄安娜和仙女们在沐

浴……”

这种现象，既不像看雨果的《悲惨世界》一幕幕悲剧那样真切，也不像看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一场场表演那样清晰，而是朦朦胧胧，雾里观花；望见那白影憧憧的浴女，恍若狩猎女神和仙女们在沐浴。换言之，就仿佛在异常的时间、异常的地点，看到异乎寻常的情景，如同神话一般。

如同神话，又不是神话，至少不是神界的神话，而是发生在人间的神话；但又不是发生在人间的正常生活中；而是发生在人世的边缘。

读几篇梅里美的小说就不难发现，他本人虽然生活在主流社会中，却让他的小人物远离巴黎等大都市，远离人群密集的场所。他这些故事的背景，虽不能说与世隔绝，但大多也是化外之地、梦想之乡，是社会力量几乎辐射不到的边缘地区。

例如《查理十一世的幻视》的怪诞故事，发生在十七世纪的瑞典，时空都很遥远。《勇夺棱堡》的战役则远在俄罗斯，其余的故事也都是在西班牙、意大利，甚至在浩瀚的大海上展开的。至于马铁奥大义杀子，高龙芭设计复仇，全是科西嘉人所做所为。须知在当时，科西嘉岛刚从意大利并入法国版图不久，全岛自成一统，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习俗，总之，有一种独特的科西嘉精神，是法兰西文明的化外之地，就连法国本土人，在岛上也归入四等公民的外国人之列。岛上大部分覆盖着荒野丛林高山峻岭，还受着原始的强力的控制。

原始的强力，这正是梅里美所偏爱发掘并描绘的。他在《伊勒的维纳斯》中写道：“强力，哪怕体现在邪恋的欲望中，也总能引起我们的惊叹和不由自主的欣赏。”不过，性格的原始动力，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已经异化了，只有到社会的边缘、时间的边缘去寻觅了。

因此，梅里美的第一篇故事，就塑造了马铁奥·法尔科恩这样一个铁汉，一个传奇式人物。他住在强盗出没的丛林边缘，浑身涌动着江湖义气，什么问题都以刀枪解决，是一个受绿林好汉敬重，军警也不敢招惹的豪杰。可是，偏偏他的独根苗儿，他寄予极大希望的十岁的儿子，为贪图一块银表，出卖了被军警追捕而受了伤的一名强盗。马铁奥得知实情，不由分说，

亲手处决了年幼的儿子。

支配这种大义灭亲之举的原始冲动，不仅任何社会力量和秩序都限制不住，就连亲情也无法遏制；这是不能以现代人的目光来判断的事情，既新奇又神奇，对现代社会中过着平庸生活的人们，恰恰极富刺激性。

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就谈到，梅里美十分厌恶一些作家为愉悦公众，剖析在自己身上泛滥的半真半假的感情，“漫无节制地满足庸俗群众的低俗趣味的好奇心理”；梅里美则有意向流行的趣味挑战，选取同现代文明社会尽可能没有联系的题材。

梅里美不愿意像巴尔扎克那样，描述大家都熟识的周围的生活现象，而是到现代社会生活的边缘去寻找稀有事物，寻找具有发聋振聩的冲击力，能让多愁善感的市民热血沸腾的奇人奇事。他正是沿着这种取向，舍规弃矩，自成方圆，又塑造出高龙芭、卡门这两个神话般的女性形象。

如果说像马铁懊这样的汉子，受原始动力的驱使，做出惊天动地之举还不足为奇的话，那么两个美得出奇的女子：一个科西嘉姑娘、一个吉卜赛女郎，也做出了石破天惊的事情，就不能不叫人叹为观止了。

高龙芭是个村野姑娘，但是拿小说结尾时一个农妇的话来说：“那位小姐长得多美，可是不一般！我敢肯定，她长了一对毒眼。”所谓毒眼，即目光能令人着魔。高龙芭的这双毒眼，正是她那颗复仇女神的心灵窗口。她这一生，仿佛只有一个目的：为父报仇，除掉仇家，为此，她千方百计迫使她哥哥奥尔索，一个接受了现代文明的退役军官就范，终于借奥尔索之手，打死了仇家的两个儿子；最后那个仇家，一个当村长的老律师，因承受不了打击而疯了，她还是不放过，要亲自去看看他受痛苦折磨的悲惨相。

在高龙芭看来，社会、法律、文明、道德，既然不能为她报仇，就全都毫无意义。她一生只干了一件事，干一件大事；杀父之仇一报，今后是生是死无所谓了。

这种性格的原始动力，比生命还重要，谁敢碰一碰就要倒霉，甚至可能同归于尽。

与高龙芭带有野性的美不同，卡门的美带有一种邪性。“她笑的时候，

谁见了都会神魂颠倒”，美色和她的巫术、狡诈一样，都是她的武器。她靠美色将唐何塞拉下水，成为强盗和杀人犯。唐何塞骂她是“妖精”，她也说自己是“魔鬼”，“越是不让我干什么事儿，我就越急着干了。”她不再爱唐何塞时，唐何塞怎么哀求，甚至拔出刀来相威胁，也都无济于事；卡门绝不求饶，连讲句假话应付也不愿意，她中了两刀，“一声未哼就倒下去。”卡门我行我素，不择手段，蔑视和反抗来自社会和他人的任何束缚：“宁可把整座城市烧掉，也不愿去坐一天牢。”哪怕拼了性命，她也要维护个性的自由，保持吉卜赛人的本色。

梅里美笔下的人物形象，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远非典型人物，为什么在文学史中还占有鲜明的地位；说起来情况比较复杂，这里仅仅指出他们有个突出的共同点，都率性而为，一意孤行。非酋酋长塔曼戈将同胞卖给黑奴贩子勒杜船长；在醉酒中甚至把妻子送给人家，酒醒后追上贩奴船反而身陷魔窟；于是，原始的暴力与文明的暴力，在海上展开了殊死搏斗。再如唐璜，他不是单纯的生活放荡，而是以其放荡向整个社会挑战，向宗教挑战，还直接向上帝挑战。他们受原始动力所支配，表现出来的狂热激情，具有毁坏的力量，往往轻易地毁掉自己的梦想、自己所爱与希望（杀子杀妻），甚至轻易地毁掉自身（唐何塞、卡门、塔曼戈），连命运也视同儿戏。他们极其自然的举动，在世人看来就是惊世骇俗的行为了。

因而，梅里美的这些故事，大多充满血淋淋的场面，冷酷无情的毁灭，不知惨死了多少人。不过，梅里美并没有把这悲剧题材写成悲剧，至少没有写成真正意义上的悲剧。

悲剧的命运，都是由社会、宗教（或其他信仰）、自然力造成的。悲剧人物的悲壮之美，正是体现在他们同其中一种力量不屈不挠的抗争。如《悲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由贫困和社会的法律造成不幸，他在苦役犯监狱度过前半生，出狱后化名才得以回归社会，还受尽追捕，屈辱和误解，但仍然不懈地为他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化为社会道德和良心的标准像，完美地完成了命运赋予他的使命。

然而，梅里美笔下这些人物，根本不肩负任何使命，与世人所诠释的命

运无涉；他们处于人世的边缘，游离于社会之外。他们处于现实和神话的边缘，现代文明和原始野蛮的边缘、犹如荒原的野草、丛林的杂木，随生随灭。他们生也好，死也好，无所谓悲剧不悲剧，无所谓意义不意义，不能以常人常理去判断。他们有的只是生命的冲腾与勃发，以及生命所不断呈现的炫目的光彩，在常人看来无异于神话。每个人物都是唯一的，并没有社会代表性。卡门就是卡门，高龙芭就是高龙芭，马铁奥就是马铁奥，就连伊勒的维纳斯，也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或者克隆。《伊勒的维纳斯》中的叙述者，要临摹这尊雕像的头部，怎么也把握不准那神态，这不是令人深长思之吗？

神话人物都是生命的原始动力的产物，梅里美小说人物洋溢着原始的动力，他们的故事也就成了现代神话，即边缘人的神话。

梅里美叙事手法高超，善于营造一种似真又幻、若无还有的神秘气氛，故事自始至终往往扑朔迷离，往往只有谜而没有谜底。《伊勒的维纳斯》中新婚之夜的惨剧，读者即使看了新娘的证词，仍难断定新郎就是被维纳斯雕像给勒死的。至于《阴错阳差》，朱莉的悲剧虽然同神话搭不上边，而且唯有这个中篇故事发生在巴黎社交界，但是毋庸置疑，人总有一种可悲的，甚至是可笑而愚蠢的倾向；往往在误会的沙滩上，建起自己感情的神话殿堂。

走进梅里美神奇的小说世界，应当怀着欣赏时装表演的心情，或者怀着参观博物馆的心态，来阅读他这些神话般的故事。走在博物馆里，就不会担心美神的雕像忽然走下基座来掐人脖子；同样，我们也不会想象马铁奥忽然离开化外之境的科岛，跑到巴黎的街头，在艾菲尔铁塔下枪杀他的儿子。称马铁奥为好汉，硬汉，铁汉都可以，但是不要把他的行为（其他人物的行为亦然）同社会意义联系起来，说什么“大义灭亲”，或者“舍子取义”，他很可能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名誉和生存状态。

这里还要讲两句有关译名的问题。译名不同，由来已久，不同的译者各有偏好，尤其还有译自英语的名称来捣乱，往往把读者搞晕了。

《嘉尔曼》这个名字就不错，从法文音译过来，但是恐怕许多读者不知

道它就是《卡门》,“卡门”之名来自歌剧,译者大概不是学法语的;这个名字用在一个美丽的吉卜赛女郎身上,尽管并不怎么雅观,但是流传既广,为读者计,这个译本只好舍高就低,沿用“卡门”了,至于《高龙芭》还是《科隆芭》,《马铁奥·法尔科恩》还是《马特奥·法尔戈内》,都近似音译,则并不以词言义。至于《阴错阳差》,又译《错中错》、《双重误会》,也都取义相近。这里简略交代一下本书的篇名与别名,以免译者和读者发生双重误会。

李玉民

2005年7月

于北京花园村

目 录

马铁奥·法尔科恩.....	1
伊勒的维纳斯	12
查理十一世的幻视	38
勇夺棱堡	44
菲德里哥	49
高龙芭	58
塔曼戈	175
卡门	191
阴错阳差	243
炼狱中的灵魂	296

马铁奥·法尔科恩

出韦基奥港西北方向去本岛的腹地，行客会发现地势陡然升高，山路蜿蜒崎岖，时有乱石阻塞，沟壑隔断，走上三个钟头，便来到一大片丛林的边缘。这片丛林正是科西嘉牧羊人和不法强人的家园。要知道，科西嘉农民往往放火烧荒，烧毁一片树林，田地就省得施肥了：哪怕火势蔓延也在所不惜，不管怎么样，反正一个好收成完全有把握，树木烧成灰肥沃了土地，只要撒下种子就行了。收获时也只割麦穗，不去费那劲儿割麦秸儿。地里的树根烧不死，来年开春又发出嫩枝，密密麻麻，用不了几年，就长到七八尺高，形成茂密的矮树林，这便是丛林。各种树木和灌木混杂疯长，纠结在一起，枝繁叶茂，密不透风，连野羊都钻不进去，而人只有抡起斧头，才能打开一条通道。

你若是杀了人，那就躲进韦基奥的丛林去吧，带上一支好枪，备足火药和子弹，你就可以安心地在那里生活；也别忘记带一件连着风帽的褐色斗篷，睡觉时可以当铺盖。牧羊人自会给你鲜奶、奶酪和栗子吃；除非要补充弹药，你不得不进趟城，此外就根本不用怕法庭或死者家属的追查了。

18××年我在科西嘉逗留期间，马铁奥·法尔科恩就住在离这片丛林半法里^①远的地方。在当地他算得上富裕人家，日子过得非常自在，也就是说什么也不用干，靠羊群的产品生活，只需雇些游牧的人替他赶羊群上山，到处放牧就行了。我见到他时，我要讲述的事件已经发生两年了。看上去他顶多不过五十来岁，你不妨想象一下，那是个敦实健壮的汉子，一头髻发黑如墨玉，鹰勾鼻子。薄薄的嘴唇；大眼睛炯炯有神，肌肤的颜色就跟皮靴衬里一样。他的枪法极准，就在这好枪手比比皆是的地方，他也是超群出众的。譬如说打野羊，马铁奥向来不用霰弹，在一百二十步开外，他能一枪命中，瞄头打头，瞄肩打肩。他夜晚摆弄枪，也同白天一样得心应手。他这种神奇的枪法，我听人介绍过，而

^① 1法里约合4公里。